

做好「雙向跳板」角色 开拓非洲新興市場



智庫專欄
李正儀

今天的非洲發展蓄勢已發。非洲不是遠方，而是香港「走出去」的前方。非洲看似是尚待開發的大陸，實質上，它是人口增長最快、資源最豐富、潛力最驚人的新興市場。我國早已在非洲全速布局，非洲有52個國家加入了「一帶一路」倡議，數目是全球各大洲之冠。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提出成立「內地企業出海專班」，並整合香港的外地辦事處，而非洲正在我們的戰略雷達屏幕上不斷閃爍，貿易發展局亦將開拓非洲等新興市場作為重要戰略之一。香港要做好「引進來、走出去」的「雙向跳板」角色，關鍵之一，便是如何牢牢抓緊非洲的機遇。

盧旺達是非洲的縮影。這個曾因內戰淪為廢墟的國家，今天已被國際社會廣泛稱頌為「非洲的新加坡」。該國以年均7%以上的GDP增速發展、經過多年努力，推行民族和解政策，以「零容忍」態度打擊腐敗，繁榮先進、清廉高效、文明友善、全國安全、清潔、宜居，其首都基加利曾榮獲「聯合國宜居獎」。

而盧旺達並非孤例，今天非洲的發展難以想像，正如改革開放之初，西方國家

想像不到中國今天的發展。世界銀行數據顯示，埃塞俄比亞公路網從1997年的2萬多公里擴展至2023年的17萬公里。盧旺達即使深夜獨自上街也感覺安全，單身女遊客可以安心放心地在坦桑尼亞的大草原上獨自住帳篷。2023年，中非貿易額達2821億美元，中國對非基建投資累計超1萬公里鐵路、10萬公里高速公路。中國重型卡車和客車在非洲市場佔有率超80%。

助力非洲「引進香港，走向香港」

非洲是21世紀最重要的新興市場之一。中國已經全速前進，但香港尚未完全上車。特區政府大力加強構建「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」，並成立「內地企業出海專班」，目標是讓香港在「引進來、走出去」戰略中發揮樞紐作用。然而，在具體方向上，香港的目光仍主要集中於傳統歐美市場、東盟市場，對新興市場的關注，主要在拉美與中亞，而對非洲的關注相對不足。

關注不足的程度，亦反映在香港駐外機構的分布。特區政府在全球有19個經貿辦事處，包括5個內地辦事處，5個亞太區辦事處、4個歐洲辦事處、4個北美洲辦事處，及一個中東辦事處，並無非洲辦事處。旅遊發展局全球15個辦事處，同樣並無非洲辦事處。貿發局全球51個辦事處，內地13個，其餘集中在亞太、歐洲、北美和拉

丁美洲。整個非洲大陸，就只得南非和肯尼亞兩個小規模的顧問辦事處。

要牢牢抓緊非洲的機遇，香港可考慮在非洲增設更多貿發局、經貿辦和投資推廣署的辦事處。最理想的安排，是借鑒目前在澳洲悉尼的布局，將經貿辦和投資推廣署、貿發局、和旅發局的辦事處設在同一大樓，不但使「香港品牌」更加鮮明突出，更能全方位、成體系、高效地推動非洲和香港之間的經貿、文化、旅遊、和教育發展，助力非洲「引進香港，走向香港」。

當前香港駐外辦事處的布局，適合香港的過去，卻無法滿足香港現時和未來的需要。上世紀70年代香港製造業騰飛，不少中小企憑藉貿發局之助力，打入歐美市場，不斷做大做強而成為大企業，並將香港的鐘錶業、電子業、玩具業、和珠寶首飾等製造業發展成為僅次內地的全球第二大出口商。當時業內人稱讚貿發局「帶挈不少中小企發達」，實非虛言。

今天香港靠的不再是製造業，而是國際金融中心、國際創新科技中心、中外文化藝術交流等「八大中心」定位，並扮演「超級聯繫人」和「超級增值人」的角色，助力內地企業「出海」。在這個戰略環境之下，我們在非洲布局的步伐有待提速，以抓緊非洲發展帶來的龐大機遇。

非洲的真實情況，固然遠遠超越很多人的想像，但到底非洲不是天堂，投資不是慈善。非洲當然有其獨特的挑戰，香港不少有創意的初創企業家、在識變應變求變的大環境下，要充分發揮我們獨有的優勢，還需經貿辦、貿發局、和旅發局海外辦事處的支持。

面對非洲的機遇，香港的比較優勢不是去建鐵路或挖礦，而是瞄準非洲所需，發揮香港所長。非洲要高速發展，就需要金融服務、專業服務、要定義合規、塑造品牌，讓整條價值鏈跑得更快、更穩、更高效。

金融服務上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，金融服務樣樣俱全，而且是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樞紐，能為非洲國家提供基建融資、綠色債券、離岸人民幣結算等全方位金融服務。

「出海專班」完善協作平台

法律與仲裁上，香港是普通法司法管轄區，可為中非合作提供穩健的法律保障；專業服務上，會計、審計、保險、供應鏈和服務鏈一條龍服務、包括物流管理、檢測驗證等。這都是非洲市場亟需的服務。在橋樑作用上，香港熟悉國際市場規則，同時與內地緊密相連，香港的專業服務和大灣區內地城市的製造業，與非洲的豐富

資源是天生的互補。因此，香港可以成為中非之間的樞紐。

香港要發展成為國際教育樞紐，非洲亦是好夥伴。非洲的大學並無意識形態的矛盾，只有互利共贏的合作。孔子學院在非洲廣受歡迎，本港大學的國際地位，亦深受非洲學生嚮往。例如本港大學包括都會大學的檢測驗證課程，國際知名，而隨着內地和非洲之間的商貿和交流高速增長，檢測驗證和其他科技創新人才需求甚大，本港大學可以和非洲大學合作，攜手培養所需人才。

「出海專班」在今天正式啟動，然而不少企業家希望特區政府可成立「非洲專班」，專責研究非洲市場，制定進入路徑圖；開設非洲經貿辦，協助企業開拓非洲市場；引進非洲企業來港，例如引導非洲新能源企業來港上市；推動教育與文化交流，吸引非洲學生來港升學，增進市民對非洲的理解。展望未來，「出海專班」可進一步包含文體旅及旅發局，以形成更完備的協作平台。

我國改革開放所創造的奇跡，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下，正在非洲再度演繹。香港是國家改革開放的貢獻者和獲益者；在非洲的改革開放的過程中，我們同樣可以是貢獻者和獲益者。

團結香港基金總裁

改革開路 推動北都快馬加鞭



港事港心
葉建明

北部都會區這片承载着香港未來的希望之地，正以改革之姿開啟發展新篇章。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，行政長官李家超提出成立由其親自領導的「北都發展委員會」，通過制度創新、程序簡化、建造方式革新及訂立專屬法例等舉措，全速推進這一重大戰略。

近日，在北都發展委員會及轄下三個工作組的積極推進下，加快發展北都專屬法例的研究已開始啟動。這部專為北都量身定制的法律，將採納有別於本港其他地區的城規及環評標準，預計明年初可提出具體法案進行諮詢，為北都發展掃除制度障礙。

構建香港「第二經濟引擎」

北部都會區作為香港發展的核心戰略，其意義遠超土地與住房問題的解決。它將打造國際創新科技中心，構建香港繼「維港都會區」之後的「第二經濟引擎」；它將提供大量住宅單位，成為緩解住房短缺的「金鑰匙」；更將憑藉與深圳接壤的区位优势，通過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等重点項目，推動香港從「單核」發展邁向「雙輪驅動」的新格局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進一步深度融合發展。

面對這一宏偉藍圖，特區政府的改革決心顯而易見。然而，實現目標從來不會一蹴而就。此時，回顧深圳的發展歷程，或許能為我們提供寶貴啟示。

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」。深圳從邊陲漁村躍升為國際創新之都，靠的正是改革突破的勇氣與戰略遠見。改革開放之初，深圳將政策紅利轉化為制度創新，建立起可持續的發展機制；在發展過程中，敢於突破不合時宜的條框，為創新活力開闢空間；更以超前的戰略眼光，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布局高新技術產業，通過規劃高科技園區、舉辦高交會、

引進風險投資等舉措，完成從「製造」到「智造」的華麗轉身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據報道，1987年的深圳市政府人員訪問香港時，曾向港英政府詢問科技發展方向，得到的回答是「那是民間的事，政府不管」。而深圳選擇了政府主動引導產業升級的道路。這段歷史插曲，至今仍發人深省。

不可否認，此前北都發展速度不如人意。李家超早前已明確表示「心急如焚」，需要拆牆鬆綁。為此，今日的北部都會區建設，正需要深圳這樣的改革智慧與戰略魄力。從深圳經驗中，我們看到了制度創新釋放的發展動能，看到了政府引領產業轉型的關鍵作用，更看到了打破常規、敢為人先的開拓精神。

充分釋放制度創新紅利

加快北都專屬法例及其他改革措施的順利推進，離不開全體市民和社會各界的理解與支持。這項功在當代、利在千秋的宏大工程，不僅是政府的施政重點，更是關乎每位香港市民福祉的家園事業。在法案諮詢即將展開之際，我們期待各界人士踴躍建言，凝聚共識；在項目實施過程中，更需要市民和各界的耐心配合與共同參與。唯有官民同心、群策群力，才能讓制度創新的紅利充分釋放，讓北都藍圖早日化為現實。

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征程已經開啟，以改革為斧，破制度之冰；以創新為帆，馭發展之舟。這不僅是空間的拓展，更是發展模式的深刻變革。當香港汲取過往經驗，凝聚改革共識，北部都會區必將成為香港未來發展的強勁引擎，在這片熱土上書寫新的香江傳奇。

全國政協委員、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

香港新型工業化的戰略契機

今年是國家「十四五」規劃的收官之年，亦是「十五五」規劃的謀篇布局之年。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度調整、科技革命浪潮洶湧的背景下，香港如何抓住新型工業化的機遇，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、實現突破新局面，是當前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課題。

新質生產力是推動國家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着力點，香港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，過去數年，特區政府在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，促進產業轉型升級，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等做了大量工作。截至2024年，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已為超過200家有潛力或具代表性的創科企業在港落戶或擴展業務提供支援，引進辦至今共引進了84間從事前沿科技的重點企業，預計未來數年合共為香港帶來約500億元的投資，創造超過2萬個就業機會。

建立灣區產學研投協同機制

事實上，新質生產力將會是國家在「十五五」時期的重點發展方向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，「十五五」時期，必須把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擺在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，以科技創新為引領、以實體經濟為根基，堅持全面推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、積極發展新興產業，超前布局未來產業並舉，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。

香港在發展新質生產力方面具有獨特優勢。2023年香港「製造及新型工業產業」的增加價值達768億元，較上一年上升7.6%，約佔本地生產總值的2.6%，顯示香港新型工業發展已初見成效。政府並透過提速建設第三個「InnoHK創新香港研發平台」、下調「新型工業加速計劃」申請門檻，設立100億元「創科產業引導基金」等舉措，加強引導市場資金投資策略性新興和未來產業。

在人工智能領域，政府承諾在2025年底啟用AI超級計算中心，並成立「AI效能提升組」的督導下，在明年內就公務上的數據分析、客戶服務及文書工作等推出不同AI工具。同時，預留10億元在明年設立「香港人工智能研發

院」，促進AI上游研發、中下游成果轉化及開拓應用場景。這些措施為香港發展人工智能產業、培育新質生產力創造了良好條件。

基於對當前形勢的深入分析和香港經濟轉型的綜合考量，筆者提出三項建議：

第一，建立灣區產學研投協同機制。建議設立「十五五創新協同基金」，專門支持跨境科研合作項目，重點聚焦新能源汽車、低空經濟、人工智能等15個領域。同時，加強與粵港澳大灣區創新資源配置機制，推動香港的基礎研究優勢轉化為區域產業競爭優勢。

打造「香港智造」認證制度

第二，打造「香港智造」品牌。借鑒新加坡、德國等地的經驗，將發展高端製造業作為長期戰略。建議在北部都會區建設「香港智造示範區」，重點發展生物科技、半導體、高端裝備製造等知識密集型產業。通過提供長期土地使用權、稅收優惠、人才支持等一攬子政策，吸引全球頂尖製造企業在港設立生產基地。同時，建立「香港智造」認證制度，提升「香港製造」的品牌價值和國際影響力。

第三，全面推進數字化轉型。建議制定「數字香港2035」戰略框架，將數字化轉型作為經濟發展的核心驅動力，並成立可持續數字發展委員會，統籌全港數字化建設；設立數字基礎設施投資基金，加快5G、算力中心、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。

香港面臨着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，因此需在新型工業化的大潮中找準定位，既要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，又要培育創新科技的新興動能；既要服務國家發展大局，又要保持自身的獨特性和競爭力。只有緊緊把握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戰略機遇，才能書寫香港發展的新篇章，為「一國兩制」事業發展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香港力量。在這個過程中，各界需凝聚共識、協同統籌，共同推動香港在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搶佔先機，實現高質量發展。

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秘書長

美「戰爭部」的設立與「軍隊清洗」的開端



國際觀察
蘇虹

9月30日，美國戰爭部在弗吉尼亞召開了一次800多名將領參加大規模會議。會上，國防部長赫格塞斯和總統特朗普先後發表演講。這次突如其來的「緊急召集」，原本就讓美國將領們感到驚愕，而特朗普演講內容讓將領們震驚的同時，也感到了美國軍隊的政治清洗已然拉開帷幕。

與平時特朗普演講時掌聲不斷的场景不同，這批將軍冷眼望着特朗普，這或許讓其明顯感到不適。「我從未走進過一個如此安靜的房間」。因此，特朗普在演講一開始，便給了台下將領一個下馬威：「如果你們不喜歡我說的話，你們可以離開這個房間，當然，那樣你的軍銜就沒了，你的前途也沒了。」

特朗普在演講中，不由自主地回憶起

自己的「成就」，「在我的第一個任期內重建了軍隊，這是我們最偉大的成就之一。」同時，他還不忘炫耀一下自己的軍事指揮才能，「我們最近受到俄羅斯的一點威脅，我派了一艘核潛艇」。在炫耀一通該核潛艇是「最致命的武器」，又故弄玄虛地在到底派的是一艘還是兩艘問題上賣起了關子，這似乎讓他的軍事指揮才能進一步得到了昇華。

將軍隊當成個人政治工具

面對台下800多名將領，特朗普自然要談到軍隊裝備的發展。但讓人訝異的是，他嫌棄現役的美軍軍艦「太醜」。「我是一個非常注重美學的人，我不喜歡你們正在建造的一些船隻的美學」。作為美軍的最高統帥，特朗普的這番言辭，估計讓台下的正襟危坐的將領們驚掉下巴。

特朗普還提出，美國軍隊要準備應對國內的「戰鬥」。他點名芝加哥、波特蘭

等大城市治安惡劣，「應該利用一些這些危險的城市作為我們軍隊、國民警衛隊的訓練場」。同時他還宣布了一個「新的規定」「他們吐口水，我們就打回去」。特朗普這種公開表態，顯然是在為接下來的「內戰」做鋪墊。特朗普甚至明確指出，軍隊要對付所謂的「激進左翼」。特朗普的表態等於推翻了美國軍隊歷來強調的「政治中立」，把軍隊直接推向政治鬥爭前線。今後，凡是不聽特朗普招呼的，大概率會派軍隊鎮壓。換言之，美國軍隊將不再有所謂的「政治中立」，而將成為特朗普個人的政治工具。

特朗普演講前，赫格塞斯進行了近一小時的演講。面對赫格塞斯演講，台下的將軍們滿是怨氣，但大部分人卻敢怒不敢言。但退役將領就不會這麼隱忍了。美國陸軍退役中將馬克·赫特林在MSNBC的節目中，毫不客氣地批評稱，召集一群四星上將，去聽一位缺乏戰略經驗的小部隊官

員訓話，本身就對軍隊的專業性是一種侮辱。更嚴重的是，將軍們被迫離開戰區，這不僅讓美軍面臨「職守空檔」，更是在逼迫軍隊「玩忽職守」，並明確表示軍方「絕不會執行非法命令」。

在特朗普施行聽話就留下、否則就滾蛋的「高壓政策」下，並非所有將軍都選擇隱忍。就在赫格塞斯發表演講的幾個小時後，空軍全球打擊司令部司令托馬斯·布西耶爾上將突然宣布退役。幾乎同一時間，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司令布萊恩·芬頓也宣布離職，理由都冠冕堂皇地歸為「個人及家庭原因」。

美軍事傳統正面臨挑戰

然而，赫格塞斯大權在握，又有特朗普撐腰，根本就不在乎那些將軍們的情緒。上月把「國防部」改回「戰爭部」的同時，解僱了多名高級將領和海軍上將，以及五角大樓情報機構的負責人和另外兩名高級

軍事指揮官。今年2月，他解僱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、空軍上將布朗，以及另外五名海軍上將和將軍。今年5月，赫格塞斯更是明確下令將四星軍官的數量減少20%，並表示國民警衛隊中的將軍級軍官數量也將至少減少20%，整個軍隊中的將軍和將官級軍官將再減少10%。赫格塞斯的大動作顯然是為了特朗普更好地掌控美國軍隊。

當赫格塞斯滔滔不絕地闡述政策和計劃時，將領們神情凝重而複雜，反映出美國軍方高層對未來局勢的擔憂與不安。顯然，美國軍隊的政治清洗已然拉開帷幕。這場政治清洗行動，不僅會削弱美軍指揮體系的穩定性，更讓戰略決策陷入個人忠誠高於軍事判斷的危險境地，這必將加劇特朗普集團與軍方的矛盾，也預示着美國軍事傳統與文官治軍原則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。

上海大學特聘教授